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5
980
8止

細田藏書

故村進午博士記念圖書
校暨

聊齋志異卷十六目錄

細侯
湯公
堪輿
劉亮采
考弊司
蔣太史
于中丞
眞生
王貨郎
竇氏
餓鬼
李生
邑人
王子安
金陵乙

所屬 HBS
部門 III
番号 57 2
所屬 HK
書名 9035
番号 2
昭和五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寄贈
中村本天氏
昭和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学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文庫5
980
8

折獄二則　禽俠
鴻　象
紫花和尚　某乙
醜狐　錢卜巫
姚安　朱薇翁
詩讖　毛大福
李八紅　老龍船戶
元少先生　周生
劉全　韓方
太原獄　新鄭獄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花神

聊齋志異卷十六目錄終

聊齋志異卷十六

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藏書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傅步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荡殼墜眉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傅為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遞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

攜以赴、女款洽殊至、卽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香臧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粧明日重妝鴈、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卽可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荅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畧可幾多、曰、依嫗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商稚、不知重貴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而游、至則令以罣誤免官、甕居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倘答弟子、弟子自瀹死、東翁

痛子而於其師因被逮罔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赤始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托媒於媼務在必得不斷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賄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庾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歡粱肉乎細侯以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離離商皎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久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念素無郤戾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忿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

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眞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酒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傲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下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眞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眞搜篋出飲器玉巵無當注杯酒其中益然已滿以小箸取入壺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眞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宛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眞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確是所用未嘗盡餘賈每求益眞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眞覺之曰子眞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眞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

數日眞忽至鄒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眞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眞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若且奈何眞請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眞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眞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眞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甎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眞乃聽之賈不磨甎磨砧眞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於眞眞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爲守財虜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謫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蓁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權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面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未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為未清水一甌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湯公

湯公名聘字丑進士抱病殫醫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寧帖一惡則懊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嘈鬧氣殆不可過公頓思

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刻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脩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曰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和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斷七矣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貴債出西門見

見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証之二作色怨詬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夫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說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餉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絶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問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盡輿至岐路兄

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幾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而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婿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惟言不佳遂同脩聘贊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閩闔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婿婿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賈氏

商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而少頃主人出邀踞踖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箒殷勤泥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賈未幾進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瀕而信之則凝矣況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禪福兒孫哉如閭中宛若眞雅而可傳者矣

賈氏

商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而少頃主人出邀踞踖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箒殷勤泥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賈未幾進

鴻臺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棗帛往酬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實時攜肴酒相與晤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覩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實不在坐良久女由廳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曰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瞰實他出即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帳幬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配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拷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實乃釋女使入問南南竝卸不承實乃棄兒益朴女女暗哭鄉婦告南以苦南亦罵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關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關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

更始不復問竟明視之女抱兒坐個矣竇忿訟之上官
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憂女
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貧必鬬若許我必殺之大家
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
終日未嘗暫歡客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
過數日頗翁來入門便泪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
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
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
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棺啟尸亡前忽未斂

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
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
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
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
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一日有媼導一輿至自
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君卒
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
在後耳媼草草遽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
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弟未敢言女登榻引被

障首面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爲意日斂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已奄然冰絶驚怪莫知其故馳往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語南所徵之果其女啟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善於初而絶於後乎達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孤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開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會益狎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爲所問與居切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君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爲翁隱君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敘年齒劉作兄往來如昆弟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爲君後劉訝其言怪切曰僕算

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
壽萬年何遂及此更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
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爲劉公公既長言詞
敏諧絶類朗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爲人任俠急人之
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
市焉

餓鬼

馬來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
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
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
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山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
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毒鐽之代給其
直引歸贖以數百御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
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夫之臨邑棄宿學宮
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顛上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
刑焉哀免顧爲先生生財學官嘗縱之去馬踪某生殷
富登門頗索貲故挑北鬻怒乃以力白劉誣而搒諸學學
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酌無論生因而共憤公質聚井尹廉

得實答四十棍其頭三日斃馬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
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旣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
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過力經紀得入邑泮後
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官誥視之有大之
姓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
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會無一道義
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鷓鴣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
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梏慴如治盜
城有訟士子者即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
而年近七旬臃腫蹩躠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
剉茜根給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
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旬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
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甘行數里外猶不
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
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惡屬考弊司轄司主名盧胜鬼王
初見之例應鬲懼肉逸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

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
我貧生曰我素不諂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
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宏
廠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
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歷階而進見堂上一扁大書
考弊司楹間板雕麥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曰德
行陰教化生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
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
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牛獰惡

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已暗降
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
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言縣起告別鬼王側行
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
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檄縛中一獰人持
刀來碟其股割片肉可騂三指許秀才大嘷欲嗄生少
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
起暫令止割醫屢進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撾上帝

或笑曰汪哉藍蔚蒼蒼者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寃也此輩
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
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縛絏
提鎖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僻
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今乃敢爾其去若
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鬼方簽之
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
痛聲類斬豕手是並抽筋亦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
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
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
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令踽
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達急趨簾內
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
字秋華一嫗出為具酒肴酒闌入帷懽愛殊濃切切訂
婚嫁既暱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鄰君金貴奈何生頓
念腰橐空虛悵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會攜得一文宜
署券保歸即奉酬嫗變色曰會聞後度娘索逋欠耶秋
華嘿感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

償酒直耳、嗷嗷不滿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鄉名者、徘徊廛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合酸、飢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婢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良久、聞內有人聲、少時、門啟、女來付生曰、淫婦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領讀、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再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鷄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熒、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啟戶牽出、生前尾之、

山門外、故有大池、僧鑿蘆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搘灌已、著衣率蘆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搖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扁書待先堂、亦達士也、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錢眉僧、數夢到故居、巷前潭邊灌足、為人篤嗜肉、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後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峩眉、居伏虎寺、示疾坦化、自書偈云、脩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安向瀼湯火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擗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運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胃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

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粧奩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吏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縱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提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益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竟密著之而屢出也、

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重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

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叩闕往見邑宰差健役兩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嘗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于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

都、何得及第、其大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千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嚴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紿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搥牀頓足、大罵鈍奴爲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慙、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

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媼、晝爲汝炊、夜爲汝溫足耳、何處長班、何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璜、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揶揄、吾今爲狐矣、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爲初入時自是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仰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山籠之病鳥、道望報也、直本皆驚、麥想亦幻時作一得

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驟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熱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飲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仰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自笑哉願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鷹師等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踣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

之、乃舍此邊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足無停止、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偃臥、久之、不動、營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閤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面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甕、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股、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荅云、是門我也、乙竊婦嫗尤美、求狐攜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裙衣授之曰、此先兒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書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邊巡近之、則真龍盤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

急奔狀如破提至門外踏地化爲狐四體猶著人衣將
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日尋斃

折獄一則

邑之西有崖畔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
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祥莅令蒞親詣驗之見布
袱裹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
審質一遍殊少端緒前未拷掠釋散歸伺命約地細察
十日一關白向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
屢噪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

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郷兄塾二日以遁賦故速數
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
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事答云某村又
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
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
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
無釵飾珮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
途卸而褁諸袱內衝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
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窺賈

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曲祓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悉俱死、周怒曰、我挾拘閨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其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祓刺萬字文、周祓亦然、是由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

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紲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噸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俱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禱桑樹以哀老龜其鳴乎、民情何由得哉、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盡用心告則機關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御、胡交子頗、馮屢變貧百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酔、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

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遂遇大商、載厚斃來、我頓越於南山僧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者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說、乃共驗諸僧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証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非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郤立而號公曰、眞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詞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余何不細尋之、胡哀冤新客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乃哭、即求憐賜、公

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醳可
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
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
明賞以千錢與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
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
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
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
恩公極意慰諭之又給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
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
眞犯汝知之乎荅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眞犯
耳二人大駭力辯冤誣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
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
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
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
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
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
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荅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
人

巽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爲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禽俠

天津某乐、鶴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遷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霄、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巽其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擢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巽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巍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鸛鳥過射之應絃而落啄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鸛過矢墜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彊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沉眠被象來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後視來衆象皆

伏、後視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仍求憐採、獵者因望後猊發一箝、後視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東治已、象乃負送出山、乃始返、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沈病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元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不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即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會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

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托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詰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卒、與其去、至一巨第、由夾楓、爭踰垣入、以乙遞至逕不熟、僵伏牆外、司傳遞守囊纍纍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竊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捫取、凡沉重物、悉內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盜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免事纔旣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筆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惧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曩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幾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

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由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
劫其所有、懸望甚苦、逾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
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偃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
叟負囊、趑趄在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塔家
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
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賃對、陰念
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
墓中、蹲踞瞭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白壠後出、其人
驚問誰何、荅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
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獲、乙欲歸、
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寡女者、營辦
中夜與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
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
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
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覘汝舅、叔悉在槽中、恐屬
鎖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
摸索、得臥櫃、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
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

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櫃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焰櫃開媪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扃啟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扳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中兵故附之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裀褥女代以裘將曉起而嘱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爲之紉縫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勤勞甚遂前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夫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

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尽、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書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忽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廊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畏聳、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猧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噉奸人足、物即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而肢不能少動、物嚙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嚙、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亟、

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
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之、反身
逕去、後子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子
子睹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君子、縱不
撫卹、何忍坐令貧厄、女太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非、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
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入非其心之所
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
辱行而不惜者與、傷哉貪人卒取殘害、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
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蓁貧、日
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棄莊僧、謂其非袋也、
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
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
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
負販、輒虧其母、幐無以饋、請為餽、翁不肯、商瞿然不自
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請得情、翁憐之、竟為贖還舊

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貿商歸日十數金尚不能償奈
何結來世騾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
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輩歸至江遭颶
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
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奉身而退
翁再啟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
數年之享何遽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
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領客室精潔中設神龕香氣常熏
商入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白錢巫盡內木筒中執跪坐
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
擺之其法以字爲吝暮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
盡暮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
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
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
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加指
曰再三十年齒已老髮行就禿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
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
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

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痞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間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逾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得地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斂、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衛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貫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懇遷至南昌、則宰已先、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簍、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鐵釜之數、商出此暴富、益贍貧窶、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鄧所以遺子孫也、鄰人赤貧、至爲丐、欲有所求、面心自慙、商聞、面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未至、故鬼神假手以敗之、於汝何尤、

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殄物死
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蠱窮敗七十
年卒以中興不然父聲累累子子復累累孫不至乞丐相傳
不止矣何物老巫遂竟天之秘嗚呼怪哉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艷而知
書擇偶不嫁母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
聞給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

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則以兩肘支袍
覆翼以出入與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
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
他往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
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伺察
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舉憎
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趿舄大步疾趨乃奔入力斬之
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
忿質官官收姚擬徒姚破產以貝金賂上下得不

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寡丈夫狎褻榻上惡之操刃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磔斷裂憤然執刃近榻以伺之見女立而前視之而笑遽砍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囊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兒穴壁入劫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棄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最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奇其魄也嗚呼薪指而適共屨不仁何待

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蠭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敲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謂叅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子餽問兵所在翁乃將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廣中寒光噴然突出劍許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略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旣都不見劉神之與

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衆、時出剽掠、翁以兵貴紀律、令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皆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遊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共疑翁前進嚴矜之策、至已畏憚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諸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且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遶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類、衆益駭、不敢近、遙擲以矛而鐵聲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齊矣

詩讖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棨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

頗有佻達之行、故里宰告之、君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晏亦自分必死、囑其妻、聲竭所有、以濟獎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襖、至百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騾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貴斧、陰賂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襄日外邊凶、日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晏者有所思、因問晏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遍、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饒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晏、卽莫敢言、先入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先李秀畫、何時題邪、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爾作、何誣王晟、秀審視云、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書、卽汝友誰書者、秀曰

跡似浙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過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提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通神明者、吳始悟裹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妄書、實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迸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間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篋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皆其無有有之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衛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略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傷牛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過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羣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資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資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寃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狼猶在、毛識之、因損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同去、搒掠死矣、狼見毛被縶、怒奔隸、隸扳刀相向、狼以喙扛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齕縶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銜敝履委路間、未以為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遂而置之、官

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迫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寄者即新、鞫之果然。蓋新殺寄、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宰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娩不下、嫗爲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銜皂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皂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焰會妥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唼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間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簸簸雹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間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籠趨祠中、扳架

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淵川唐
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
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
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請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
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靈神靈蹟最著往
往託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者不虔祝以尼其行則
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
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愛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
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嘱已久此鬼神之
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斥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貲缸貯金里人
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見八之翁二之月生不能
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
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臞謂月生慮一日不虞
觀無人即牀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
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

氏最賢有相孟之德翁是以六月生固哀之慈曰汝尚
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盡耳苟不至山
窮水盡時勿輕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即亦不敢
復言猶冀父復痊且夕可以娩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
兄賢齎葬之謀弗與計校而月生天眞爛熳不較錙銖
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
生產里中無賴窺其長幅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
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
助至絕糧食舂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

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爲之鼓舞鳴呼翁臨終之治命昔賢聞之面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老龍船戶

朱公綴陰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絕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慶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稟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齊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揖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鬻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幡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即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輿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提龍津篤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冤慘極矣自

昭雪後遐邇懽騰謠須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冤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疴瘝則粤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痌瘝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由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閽含糊對之東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迎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而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楮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嚴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歸此退諸鬼疾呼

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慄奔入王者怒曰
何敢引人私覩即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
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東金使行
曰君天下第一人仙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提騎送之先
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買自俗
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由夫人徐有參禮碧
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遣僕賫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
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邪謏中有云裁洛陽滿縣之花
偏憐斷袖置夾谷漏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
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爲褻瀆勿用
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
幾徐夫人旌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
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戚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
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于神怒遽天天年又坦累
徐夫人且殃及僕文之僕悉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
凌夢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嫗
嫂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
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騎先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
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憒憒哉笑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
杓擊視奠之既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開
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
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瓜甲爲除去之後數年

病臥被二皁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
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
訴綠衣人即責二皁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皁喏
喏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
入令立堦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
吏人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
無甚大事有一馬相送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
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
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

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告官命稽籍籍計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詢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殺此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皂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枸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襲崔龔之污閥不可辭君手爲滌除足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歎詶二皁皁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益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修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酹劉全後年至八旬尚强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鄆郓夫作瓦工皆然齊東有農

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患病因其婿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卽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縣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畀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慝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己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既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爻母果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禀人而往以求不作鄰里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朴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侵罹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倜奎利津見繫逮十

數人卽當道中間其何事荅云官提吾等赴城比追樂
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
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
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
婦婦不去頗有勃豀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
名媳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鞫婦自知固與婦婦
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媳若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
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抵毀耳官曰一村百
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
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苔邑
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
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
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
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
犯者又一一略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其清析
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

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趙趄恐邏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媳婦并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媳惟以小石擊髂腿而已又命用刀媳猶遂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媳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須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徊徨窺視之甲釋所負同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言

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
謂官無阜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徂遣役嚴
追之逾一日卽以銀三兩授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
蒼質衣鬻物若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
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卽爲某
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蒼不知石公曰鄰家不
知其來矇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聞之
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
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
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
之時張以丧貲未歸乃責甲抑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
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秘以爲寶觀
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
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
以風有位者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

謝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噞噞然四足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徑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噎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煌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歡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縲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飛食頃女釋手生墮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數家某窺其姿倒女由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撓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溷

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處容犯贓罪上官輒庇之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先僇先不能捐

朝廷之祿代人償杜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可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悚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都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都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都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爲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本强號之檄子凡貴官大僚登俗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頗多州民苦於

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
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白遠宦別妻
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
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氈猶昔何老
諱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
覆母身號泣乞代公嶺楚乃已夫人怒即偕公
子命駕歸矣曰渠即先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
果卒此不可謂非令之强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
何至以一言面燥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

牀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紳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
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襪
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托敢屈移玉
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悅慕不解所謂遽從
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
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啟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
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珠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

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蓆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固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荅曰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卽殿上賜筆札諸麗者

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强半遺忘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絕殊偃卓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浦士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

竅響碎玉於深宮溯洄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灘頭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寒帷拂簟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舞裙幾掠驅蹇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圖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爲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輕落棗黃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摶容參聲杳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君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撥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吼奔而至瓦竟分爲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陸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雨牽瑤臺之翠帳予意云何至於海鳥知風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與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特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安共擁殘衾族

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
雨零金谷綴爲藉客之裀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
香瘞玉殘妝卸面翻飛朱棚雕欄繽珮紛其零落減春
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閒江
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斷芳草斯時
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懇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
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跡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端
珊傷哉綠樹猶存簇簇者繞牆白落久矣朱旛不駐娟
娟者隕溷誰憐墮溷沾離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冤

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於子夜訟狂伯之
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
氣羣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
鶯儔燕侶公復奪愛之讎請與螓友蜂交共發同心之
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
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燄洗
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U 42271